

南通话活力状况调查

肖 健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系,江苏 南通 226010)

【摘要】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到被调查者对南通话的态度及其语言行为。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评估语言活力的文件所列出的指标,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在被调查者群体范围内,南通话的活力正在衰退,尤其在青少年一代人中衰退程度已濒临消亡。

【关键词】语言生态;语言态度;语言行为;语言活力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01-04

1 调查背景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Haugen提出的“语言生态”概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对语言生态的关注。语言生态观将语言及其环境视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以语言多样性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理论,强调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量调查研究证实语言多样性的衰退会引起生物与文化生态的衰变,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从生态系统进化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减少或消亡是自然的生态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语言的衍生和分化,因此语言生态总体趋于平衡。然而工业化时代的开始打破了语言生态平衡,当代全球化进程中迅猛发展的信息网络和大众传媒进一步加速了语言生态环境的恶化,古代几百年才会发生的语言衰亡在当代几十年就可能发生。^[1]到上世纪90年代,濒危语言已成为学术和政治关注的前沿问题,在众多语言学家的积极推动下,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与重视,并于2003年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的纲领性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该报告中指出全球6000多种语言中有半数语言的使用人口日益减少,到本世纪末90%的语言将被强势语言取代。^[2]这些数据表明当今所面临的大规模语言灭绝是前所未有的,评估语言濒危状况和抢救、保护濒危语言的任务既迫切又繁重。

我国民族语言学界于本世纪之初开始了濒危语言的研究,无论在濒危语言学术成果的引进与评述方面,还是在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记录、个案分析和抢救、保护措施的采取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我国濒危语言形势严峻,不仅仅体现在众多少数民族语言趋于消亡,汉语方言同样也面临濒危的问题。事实上弱势汉语方言的处境比少数民族语言更为艰难,主要体现在:方言的语言地位

在语言政策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普通话的推广限制了方言的使用范围;绝大多数方言没有书面语和书面文献。^[3]然而直到2009年首届濒危方言学术会议的召开方言濒危问题的严重性才得到学者们的认同,会议上交流的研究内容主要为濒危方言的分布、类型、保护、保存等。^[4]总体上看方言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尤其是在实证调查方面还未形成科学的标准和规范,因此濒危方言研究既迫在眉睫又大有可为。

南通话分布在南通市区除东部临海一带的绝大部分地区内,是北方江淮方言与南方吴方言交会处的一种过渡性方言,^[5]其音韵多变、独特,是江苏省乃至全国方言中最为复杂的方言之一,在方言学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世纪初学者孙锦标编写的《南通方言疏证》一书开创了南通话研究之先河。此后百年间,有关南通话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方言学家鲍明炜和语言学家王均联合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该书从音系、词汇、语法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系统的论述。迄今为止尚未检索到从语言态度、语言行为的角度对南通话进行实证调查的文献,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前述两个角度分析南通话的活力状况旨在反映其逐步衰败的事实,并希望提升南通市公众保护、传承南通话的意识。

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了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工作在南通市几个住宅小区的学生活动中心内展开,被选定的几个小区位于老城区西部,该地带住宅区密集,居民大多数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首先与部分学生、家长进行访谈,了解其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随后根据访谈结果自行设计问卷,问卷共由39个问题组成,分三个部分:(1)个人情况;(2)语言态度;(3)语言行为。然后发放问卷300份并

收稿日期:2010-04-28

作者简介:肖 健(1970-),女,江苏南通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英语教学。

当场回收,有效问卷为285份。最后收集整理问卷,录入数据库,用SPSS11.5统计软件做数据分析。

3 调查结果

3.1 个人情况

在接受调查的285人中,男性131人,女性154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6%、54%;年龄分处三个阶段:10~20岁的(以下简称子辈)有121人,21~60岁的(以下简称父辈)有100人,60岁以上的(以下简称祖辈)有64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2.5%、35.1%、22.5%;在南通出生的共有241人,占总人数的84.6%;在南通居住5年以上的有273人,占总人数的95.8%;父母的母语为南通话的分别有168和17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58.9%、61.8%。

3.2 语言态度

从情感、文化、发展、传承四个方面了解被调查者对南通话的态度。对学说南通话感兴趣的占总人数的32.2%。在当地对南通话产生亲切感的占40%,而在外地亲切感提升至67%。与普通话相比,认为南通话好听、优雅的分别占25.6%、8.1%。经常收看《总而言之》(方言电视节目)、熟悉童子戏(地方戏曲)、认为《南通方言词典》很有用的分别占27%、11.9%、18.6%。觉得有责任传承南通话的占70.2%,但认为南通话将持续发展的仅占54.7%。总体上看,在情感、文化方面被调查者对南通话的态度比较消极,但在语言发展、传承方面却颇为积极。从三个年龄段来看,语言态度存在代际差异。由表1可见子辈与父辈的态度与总体态度较接近,而祖辈的态度几乎在各方面均显得较为积极,尤其

表现在情感与文化上。

表1 三代人对南通话的态度

	子辈	父辈	祖辈
有兴趣	31.4	27	42.2
亲切(南通)	31.4	39	57.8
亲切(外地)	51.2	80	76.6
好听	21.5	15	50
优雅	12.4	2	9.4
经常收看《总而言之》	15.7	17	64.1
《南通方言词典》很有用	19.8	13	25
熟悉童子戏	4.1	7	34.4
持续发展	66.1	42	53.1
有责任	72.7	69	67.2

注:以上数值为各年龄段人数与该年龄段总人数的百分比

3.3 语言行为

从语言的传授、习得、能力和使用四个方面分析被调查者的语言行为。表2中第一列的前三项分别是父母有意识传授的语言、学会的第一种语言和说得最流利的语言,4-6项是与不同的对象(祖辈、父辈、同辈)交流时主要使用的语言,7-10项是在私下、公共场合与会说南通话的人交流时主要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人主动使用南通话交流时首选的应答语言,11-13项是在不同的场合(大街上、商场、农贸市场)首先选用的语言。统计结果显示出鲜明的代际差异:祖辈普遍习得并流利地使用南通话;父辈半数以上的人习得南通话,且在大部分场合使用南通话,但在某些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倾向使用普通话;子辈普遍习得并流利地使用的是普通话。

表2 三代人的语言行为

	子 辈			父 辈			祖 辈		
	普通话	南通话	外地话	普通话	南通话	外地话	普通话	南通话	外地话
1	78.5	16.5	5	20	57	23	15.6	71.9	12.5
2	70.2	24	5.8	10	61	29	3.1	76.6	18.8
3	88.4	9.9	1.7	45	46	9	14.1	75	9.4
4	57	37.2	5.8	11	59	24	4.7	56.3	21.9
5	69.4	26.4	3.3	13	63	23	4.7	71.9	14.1
6	83.5	13.2	3.3	23	56	21	7.8	76.6	14.1
7	68.6	31.4		28	69	2	17.2	78.1	4.7
8	84.3	15.7		50	49	1	26.6	68.8	4.7
9	56.2	43.8		25	74	1	12.5	82.8	4.7
10	70.2	29.8		30	69	1	18.8	76.6	4.7
11	95.9	3.3	0.8	89	11		59.4	35.9	4.7
12	98.3	1.7		88	12		56.3	39.1	4.7
13	77.7	2.07	0.8	39	61		35.9	59.4	4.7

注:以上数值为各年龄段人数与该年龄段总人数的百分比

4 分析讨论

如前所述濒危方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方言调查方面尚未形成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鉴于此以下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中所列的重要指标来评估南通话的活力。

4.1 语言代际的传承

评估语言活力最常用的指标是该语言是否仍然代代相传。活力状况可依照从安全、不安全、确有危险、很危险、极度危险至灭绝6个级次排列,其中第三级“确有危险”指儿童在家庭中不再将该语言作为母语习得,该语言大多由父辈及更上代人使用。调查结果表2显示,子辈将南通话作为母语习得的仅占这代人的24%,而父辈、祖辈中习得南通话的占61%、76.6%,由此可推测这两代人中已有多数人不再将南通话传给下一代,语言断代现象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尤为明显,这很可能是推普效应作用的结果。自1955年普通话的地位在语言政策中得以确立以来,推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致使普通话的功能日益强大,而方言的功能则日趋衰退。总之大多数少年儿童不再将南通话作为母语习得,而且父辈、祖辈是南通话的主要使用群体,因此南通话的代际传承状况比较符合确有危险一级。

4.2 语言使用人数占群体总人数的比例

这是衡量语言活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这里的“群体”可理解为地域群体,例如南通话群体指南南通话地理分布区域的人群,本研究的被调查者均为该区域人群。与指标1相同,活力状况分为6个级次,其中第三、二、一级分别指大多数人、少数人、极少数人使用该语言。调查结果表2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不同的使用域中语言的使用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以使用南通话人数的最高和最低比值为依据,南通话在子辈中处于二至一级之间,在父辈、祖辈中处于三至二级之间,总体上推测南通话处于确有危险与极度危险之间,这一危险境地是普通话的冲击带来的。对语言构成的危险不但来自语言群体内部同时也来自外部,与人口多的大语言群体相比,小语言族群更容易为毗邻语言群体所吞并,从而丧失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如果将南通话群体人口与毗邻语言群体人口作对比,外部危险则显露端倪。根据南通市政府2008年的统计数据,南通市总人口211.8万人占南通地区总人口的27.7%,南通话群体人口数要低于此数值,因为其中还包括部分通东话的人口。然而毗邻语言群体,即北部属江淮方言的如皋话、东部及南部属吴方言的通东话和启海

话的人口占72.3%,显然南通话群体势单力薄。而近二十年来自毗邻语言群体的危险逐步升级,因为随着南通城区的不断扩大毗邻语言群体人口潮水般地涌入城区,将南通话群体冲散、分割,造成城区范围内南通话面临成为蓄水型方言岛的危险。^[6]再者虽然南通话与其它三个方言小片同属一个行政区,但发音与它们相去甚远,沟通十分困难,人们交流时更倾向使用普通话,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普通话对南通话的冲击。

4.3 语言使用域的走向

一种语言的使用场合、使用对象都会直接影响到该语言能否世代相传。一般从现有语域和新语域两个维度来分析语域的走向,方言的现有语域指政府机关、公共部门以及教育机构等官方领域之外的场合,如社区、家庭、商场等。新语域指随着语言群体生活条件的改变,可能出现新的语言使用领域,如学校、单位、媒体等将方言作为教学、工作和信息传播的语言。现有语域的评估标准按通用、多语交替、正在收缩的语域、有限或正式语域、非常有限的语域、灭绝6个级次排序。正在收缩的语域指母语正在丧失使用场所,主要表现在强势语侵入家庭,父辈与子辈交流时开始使用强势语,父辈、祖辈成为母语的主要使用者和强势语的活跃使用者。调查结果表2显示南通话现有使用域的走向呈现出四种情况:一,普通话已经渗入到家庭,而且成为子辈的强势语言,父辈与祖辈是使用南通话的主要群体,但他们中使用普通话、外地话的也占到了一定比例,尤其是父辈中的人居多。二,在7-10四个不同场合中,使用南通话的人数与年龄成正比,而且在公共场合的使用人数明显少于私下场合。三,在11-12两个场合中使用南通话的人数最少,而且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子辈几乎摒弃使用南通话,父辈与祖辈成为强势语普通话的活跃使用者。四,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贸市场,父辈与祖辈仍然是使用南通话的主要群体,但与其它场合相比使用人数没有明显优势。总之南通话的现有使用域正在逐渐缩小。

语言活力在新语域的评估按照充满活力、活跃、可接受、只能应付、活力不足、无活力6个级次排列,其中活力不足指该语言仅用于少数新语域。目前南通话仅被使用于电视媒体中名为《总而言之》的一个栏目之中,该栏目自2005年开播至今播放时间始终限制在每天一小时内,内容以时事要闻为主忽略了对本地传统文化的宣扬,形式单一无变化与新闻播报相仿。播放时数、内容、形式的局限对南

通话势力范围的扩展并未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调查结果表 1 可证实这一点:经常收看该节目的受众仅占总人数的 27%,而且以祖辈为主;节目对地域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地方戏曲童子戏一无所知、认为《南通方言词典》用处不大的原因之一。显然南通话在新语域中的活力不足。

4.4 语言态度

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通常不是中立的,如果对母语的发展持积极态度,他们可能将母语视为对其族群至关重要的文化核心价值加以推广,如果把母语看作改善经济状况和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障碍,就可能对母语产生消极态度而不推广甚至是摒弃母语。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分为 6 个级次,重视母语并希望它持续发展的人数越多级次越高。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层面上被调查者对南通话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总体上在情感、文化层面态度显得十分消极,而在语言传承、发展层面却颇为积极,但这种积极表象的背后是空洞乏力和盲目乐观。空洞乏力表现为责任感没有落实到实际的语言行为中:传承南通话的责任感与年龄成反比,子辈的责任感显得最为强烈,但在南通话的习得、能力、使用各方面子辈的人数均为最少。语言不再被大多数人尤其是儿童习得和使用,传承的责任感再强烈也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语言的自主性和一切机能来自赋形、使用这个语言的人,在决定语言演变方向的时候年轻一代的语言行为更加举足

轻重。^[7]盲目乐观则反映了对语言危机问题的认识水平低下。访谈中了解到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语言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调查结果也显示出多数被调查者并未察觉到自己的语言行为会对语言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比如子辈近乎摒弃南通话却认为它能持续发展,再如子辈的父母中仅有少数人有意识地将南通话传授给他们。正如大卫·克里斯特尔所指出的在语言危机认识上少数已知的学术研究者与大多数无知的公众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要跨越这道鸿沟就是要使公众普遍具备语言危机意识,就像人们普遍具有动植物生态危机意识那样,才可能更有成效地保护濒危语言。^[8]如果被调查者也普遍具有语言危机意识,也许他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行为,从而对南通话的发展多添几分忧虑并有意识地承担起传承与保护的责任。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被调查者群体范围内,南通话的活力正在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代际传承中出现断代现象;从使用人数来看,祖辈、父辈是使用南通话的主要群体,子辈几乎弃用南通话;南通话的现有语域正在缩小,在新语域中活力不足;对南通话所持的态度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而后者仅是一种表象掩盖了对语言发展不利的语言行为和淡薄的语言危机意识。在接下来的十至二十年里,如果不能使南通市公众普遍了解南通话的濒危状况,也许南通话即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消亡。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范俊军.我国语言生态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2005,6.
- [2]范俊军.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J].民族语文,2006,3.
- [3]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 [4]段亚广.首届濒危方言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R].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1.
- [5]万久富.南通地区方言的形成过程[J].南通大学学报,2008,3.
- [6]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J].语言研究,2005,4.
- [7]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0.
- [8]范俊军.跨越鸿沟:语言濒危与公众意识[J].暨南学报,2006,1.

A Survey on the Vitality of Nantong Dialect

XIAO Jian

(Department of Arts and Humanities, Nantong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Jiangsu 226010)

Abstract: Basing on some interviews, the author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dents' attitude toward Nantong dialect and their language behaviour. Referring to the indicators regarding language vitality listed in the report of UNESCO,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ere is a decline in the vitality of Nantong dialect and it is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among teenagers.

Key words: Language Ecology;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Behaviour; Language Vital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